黄土青天永逸飞

汤沐黎在“陈逸飞艺术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010年4月18日

美国美术史家和评论家科恩夫人委托我代读她的文章，因为我是三十年前介绍她认识陈逸飞的人。我想补充讲讲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

那是1980年6月底，我从北京中央美院回上海已有半年之久，借用逸飞在油雕院的工作室搞毕业创作《霸王别姬》，而他刚完成油画《踱步》。我们都在办理出国留学，朝夕相处互相帮助。科恩夫人是美术界当时很稀少的国际访问学者，一年前到北京中央美院演讲当代美国艺术。事后我带她采访了很多北京画家，结下友谊。这次她趁访沪之机来看看我毕业创作的进展。当她见到同室逸飞的众多作品时，立刻着迷，相见恨晚。他们双方语言不通，由我翻译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科恩夫人详细记录下了逸飞的履历和工作、家庭情况，然后一幅一幅看图和拍照，详细询问每图在构思和创作过程中发生的事，非常认真。逸飞觉得遇到了知音，也讲得特别起劲。我们在《踱步》前面待了很长时间，听他解释画中每部分的意思，比如画面背景左半面显示辛亥革命后新军阀的专制，它代表中国的落后；背景右半面显示“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潮流，代表中国的希望；中间的主人公一目了然是他自己的背影，作踱步思考状。在十年动乱刚结束的时候创作这样一幅画，难道画家仅仅在探讨五十年前的历史教训吗？显然不止。他分明在引导观众思考眼前刚发生的历史教训。凝视着主人公的背影，观众似乎看到了五千年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身影。当时的专业画家搞创作，一般都由领导组织，自上而下，或由工农兵画友倡议，自下而上，形成每位专业画家身边都聚集了一批虎虎有生气的工农兵作者的局面。与同期的其它作品相比，《踱步》的构思和艺术处理如此独到，一般的领导没有魄力组织，工农兵画友也甚感意外，有人还耽心它会受到批判。这幅图100%是逸飞自发要画的，体现了他内心深处的良知和胆略。他在这幅画中显露的首创精神，在他后来推出水乡系列、音乐系列、老上海系列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具有那种总是比别人先走一步的能力。1972年他以油画《开路先锋》而声名鹊起，最终自己成了一整代中国画家探索世界宏途的开路先锋。

第二天，我和逸飞同赴锦江饭店回访科恩夫人，又见到了她丈夫哈佛法学教授兼大律师杰罗姆 科恩（孔杰荣）。柯恩先生在当时微妙的中美关系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72年访华得周总理接见，77年陪同爱德华 肯尼迪访华又被邓小平接见。坊间盛传若小肯尼迪竞选总统成功，国务卿非科恩莫属。台湾的马英九、吕秀莲都是他在哈佛教过的学生。他对逸飞的才华和抱负大为欣赏，不但邀请他赴美留学时住访他们家，还安排他会见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员。这次相识留给科恩夫人极深的印象，她来信说：“I was astonished at his mastery of oil and innovative composition, and his charm!” 意为：“我为他的油画技巧、新派构图和性格魅力而惊奇不已！”对于逸飞而言，亦是深感人生难得一知己。在交谈中他得知了科恩夫妇的生日和生肖，便提议与我合作一幅画给科恩先生贺寿，我欣然同意。因油画不易晾干不便携带，在第三次会面时我们把一幅国画《灵猴献桃图》展现给了夫妇俩。灵猴代表属猴的科恩夫人，高举一盘寿桃去献给丈夫。不料在三十年后科恩先生过八十岁生日的前夕，科恩夫人把他的长寿和他们美满的婚姻归功于这幅画，在信中说：“It worked! Bless you!!!”意为：“（此图）起了作用！谢天谢地（谢你）！！！”逸飞若地下有知，他的画能使知音朋友终生幸福，也该含笑九泉了。过了几周，美国权威艺术杂志《艺术新闻》夏季特刊登载了科恩图文并茂报道陈逸飞的专文，重点就在介绍《踱步》。文章说它出自中国“思考的一代”之手，脱离了文革美术的公式化框框，从新的角度诠释现实主义，客观深刻真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篇文章使本以为中国只有国画的美国人民和艺术界知到了新中国油画不但甚具规模，而且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出了像陈逸飞这样毫不逊色于西方大师的青年油画家。六年后科恩夫人出版了广泛介绍当代中国艺术现状的书《新中国绘画1949-1986》，《踱步》坐镇封底，余韵跌宕，继续引发美国人民的思考。

1982年科恩夫人访问英国伦敦时前来看望正在皇家美院留学的我，讲起去年大雪纷飞的一天，逸飞来到他们在哈佛的家。他们问逸飞最想做什么，逸飞说最想亲眼看到世界名画。科恩夫妇立即带他去著名的哈佛大学佛格美术馆。当逸飞一眼见到安格尔的肖像画时，三脚两步赶上前细细观摩。他不知道，当他细细看安格尔画时，科恩夫妇在细细看他，并在信中描述说“He was five inches away from an Ingres portrait, his first look at such a masterpiece. He was overwhelmed. We were both very touched.”。意为：“这是他首次见到安格尔肖像画原作，凑近到5英寸之距，完全为它倾倒。我和丈夫都非常感动。”他俩为这位中国青年的勤奋好学而倾倒。安格尔是19世纪初法兰西新古典主义派的太上皇，以画风柔美细腻闻名。事过不久逸飞在纽约开个展时画风突变，尽收阳刚气，大秀阴柔美，想必与安格尔在这次穿越唔面中予他的启发是分不开的。后来逸飞对我说他在科恩的豪宅住了段日子，越来越觉得波士顿不过瘾，世界艺术中心在纽约，只有在那里才能发挥出最大能量。这种感觉在科恩夫妇外出旅行时达到高潮，使他不辞而别，单身直赴纽约，奏响了他的新世界交响曲。科恩夫妇回来后，对逸飞这种不合常规，藐视安逸之举大感惊奇。惊奇渐被钦佩代替，阅历深、善识人的柯恩先生评论道：This man is ambitious. One day he will make it big time!，意为：此人雄心不小，将来必成大器也！后来的事实完全验证了科恩先生的这句话。夫妇两人目睹他在美国从无形走向有名，又回返中国从成功走向辉煌的全过程。他们告诉我，在当代中国和美国同时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画家除逸飞外尚找不到第二人，告诉我逸飞在20世纪末中国油画走向世界这一历史转折期的成就和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告诉我逸飞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巨星地位无可非议。我们同感逸飞是个恋旧的人，对久违老友的照应无微不至。我们经常交流逸飞的新动向，为之惊喜，甚至拍案叫绝。久而久之，科恩夫人在我面前总称逸飞为amazing Yifei，意为：惊人的逸飞。我喜欢这个称呼。我觉得逸飞和别的海外中国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字：勇。他敢破敢立，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不止一次抛弃既得利益，拼攀新高峰。譬如初到纽约时为了开画展而辞去年薪二万美元的固定工作，连我都劝他：“边修古画边搞自身作品不更安全吗？”他答道：“那得要三年时间才能画足数，机不可失，我今年就要开成个展！” 又如画展前途未卜时，有收藏家建议以每幅两千美元买断他的全部作品，他断然拒绝了这笔“快钱”……如此等等。回顾他的足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股生命不息，登峰不止的精神。就此而论，他不愧为艺术家，简直算得冒险家和革命家。而他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中都能脱颖而出，保障是扎实的基本功加艺术才华。五年前他逝世时我在加拿大，适逢腰伤躺在床上不能动。震惊、悲痛、惋惜之余，我写了一首七律来纪念这位文革十年中过从甚密的良师益友：

四月江南失色辉，天涯祭奠泪长垂。名蜚上海东林友，图震纽约西域魁。 回马经商双目远，以身殉影万人悲。大鹏魂起横陈处，黄土青天永逸飞。